覺非盦筆記

覺非盦筆記卷五

顧堃思

吳氏澂云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考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十二王都鎬京爲西周迨平王東遷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

靈景共十二王都王城爲東周至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次月猛終旬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府之東居於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

則仍襲父爵居於王臣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於西周卽王城也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赧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于憚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于陽人聚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王城爲東

周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言也總之周三十七王前十二王都鎬京爲西周中十三王都王城爲東周季世自敬王歷元貞哀思考威烈安烈顯愼靚十一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夫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蓋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係乎公不係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

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者先東周次西周豈無義哉二周分治以來顯與慎靚二代五十餘年王于東赧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序也

宋葉氏大慶著考古質疑云前書歷志曰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是則三統歷乃歆作也司馬彪作後漢志迺曰自太初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按太初乃武帝年號歆生前漢之末安得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又按哀帝建平二

年改爲太初元壽元年若指爲此太初則是時周有三統歷矣但自此至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上書言歷不正之時止三十六年不應言施行百有餘年也何承天亦識之塈據大昕錢氏云太初造術以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上元一元之中即有三統三統與太初異名而同實劉子駿以太初法推衍之以說尚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始以爲太極上元初非別立一術則三統之名固不自歆始也

張禹西漢有兩人東漢又有一人一河內軹人帝師

爲丞相郎朱雲所謂欲斬佞臣頭一人者一清河人傳詩此西漢也一則東漢永初時爲太尉者○有兩公孫弘一西漢對策第一人爲丞相一則東漢人爲幽州從事虞延欲辟之以其交通楚王而止者也○有兩韓嬰一在西漢燕人郎世所傳韓詩者是一在東漢南陽人其父歆爲大司徒光武以其言剛切免官復詔切責之歆乃與其子嬰自殺○有兩張歆一西漢京兆尹一東漢時南陽人爲竇武令史武自殺與掾胡騰共匿其孫輔於零陵界○有兩胡廣一東

漢人字伯始京師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一晉人字宣祖位至少府胡奮兒也○有兩徐邈一魏人字景山爲尚書郎好飲趙達白事邈適醉但曰中聖人一晉人爲祠部郎常詣東府遇衆賓沈湎邈曰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淸修爲暢耳此皆偶然拈出者其餘不可枚舉或前人已經臚陳或覩記有所未備故止于此

甕牖閒評載徽宗初踐祚詔以建中靖國改元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

此已兆播遷之禍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宋熙寧崇寧二號乃南朝章宣二后陵名也以上皆間評語余因攷明代永樂之號據南唐世家見五代史虔州妖賊張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踞白雲洞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虞候嚴恩通事舍人邊鎬攻之羣盜執遇賢以降其紀載彰彰如此乃成祖以之紀年豈非當時文臣不學之故歟

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

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曰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也按說之言誠不易之論十二姓者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佶環依是也青陽與夷鼓皆己姓此錫姓之始

棄疾君父之際可謂窮矣或謂君子不幸處此洩命而逃其父身死可敗可也愚謂不然父有罪而受討

是天討也天其可逃乎逃之是無君父之分也且子
南之爲臣既聞君命安保其不爲篡弒之事是益之
罪也舜之可以竊負而逃緣瞽瞍所犯者小若伯鯀
之罪則禹不得竊逃矣天子之父尚不得而壞法況
臣乎故棄疾之事君子無譏焉
臣于子糾亦可臣于桓公臣于建成亦可臣于太宗
子糾建成非君也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
也君子處此務以正道至情匡救彌縫使之油然于
骨月天性之情而隱弭其隙上也安有預圖其事而

教人以大惡者乎如必不見聽則奉身以退我勿預知可也非苟免也後有求者亦以此道告之而已非倖祿也使謂管仲王珪事讎則王吉龔勝亦有事讎之嫌矣若子糾既爲君而桓公簒之仲不可立于朝也明之惠帝殉國畢朝死之是也若仲珪之事以孔子斷之足矣後儒之論俱不必辨以上二條爲偉說

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高宗御製并書其像則李公麟所畫也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其姓名具於列傳家語所載亦七十七人無公伯

僚秦冉鄡單而有琴牢陳亢縣亶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罕傳林放蘧瑗二人史記家語不載禮殿圖有之其他不可知矣攷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侯者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蓋十哲之外別有七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爲公曾子而下六十二人爲侯并兖國公爲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追封公夏

守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加七十二賢于十哲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校之祥符所追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欬少公良孺勾井疆顏何公西輿如不知又何所據

文獻通考云通典所載除十哲外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按琴牢琴張本一人通典于琴牢云贈頓陵伯于琴張但云贈伯而無地名蓋重出也

玉海稱聖賢十三贊理宗紹定三年御製淳祐改元

孟春謁先聖就賜國學宣示諸生蓋宓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也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亓官氏之女今攷韓敕禮器碑本作并官氏宋祥符追封及元至順加封詔皆作并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訛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妻并官氏今本亦誤爲亓蓋流俗相傳失其本眞惟石刻出千載以前者信而有徵也

元至正十二年五月所立關王廟碑稱王薨於章鄉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鄉人相

率上冢如祭埽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垣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廟曰昭貺郎侯子平也俗呼爲三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月廿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生是日朝拜祭埽者遠近輻輳焉按王之生日不見於傳記碑所據者荆楚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爲王生辰矣以上錢氏大昕說

古今量之大小與錢之輕重各隨時消長有不可一概論者攷班書食貨志稱李悝爲魏文作盡地力之

教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十終歲用錢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

秦末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米石五千人相

食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

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

莽末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

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

孝文鑄四銖錢文爲半兩

武帝時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次之赤金爲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後有司言三銖錢輕

易作姦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摩
取鋊又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行
白金稍賤民弗寶用

王莽居攝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劉字有金刀乃罷
契刀錯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
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
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

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其龜寶有四品貝貨五品又布貨十品布亦錢也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重一兩而直千錢矣後五歲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

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

愚按米價低昂卽班書所載自石五錢而三十而三百餘而二千而五千而萬錢相懸若此之甚者何也雖歲有豐凶時有治亂要必由錢之輕重遞更量之小大不一貿易者乘除加減於其際史各据實書之耳

原錢之始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周景王鑄大錢名曰寶貨

秦幣二等黃金以溢爲名溢二十兩也上幣銅錢如周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管子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漢平準祖此

宋葉氏大慶著有攷古質疑內一條云吳氏漫錄言王觀國學林新編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

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鑄皇宋乃寶元時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之皆王氏說余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大慶謂王說之非固不止此吳氏所論要亦未然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魏多細錢高道穆上表宜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于是始鑄永安五銖永安乃魏孝莊年號以甲子攷之

時已酉歲又齊明帝建武二年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鑄太和五銖太和乃元魏孝文年號是則文載年號已見于此時乙亥歲也又先平永安三十五年矣故高承事物紀原云錢文以年自魏孝文太和始蓋以此也大慶又按杜佑通典宋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景和二年前廢帝年號即永光元年是年明帝即位又改泰始乙巳歲也）又宋孝武即位鑄孝建四銖孝建元年甲午歲也又先太和四十二年矣然則以年號鑄于錢文當以南宋孝建景和為始而北魏太和永安皆後于此者也故曰

吳氏所論要亦未然乃若學林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無怪乎此錢之多非也按唐食貨志高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肅宗乾元元年改鑄乾元重寶而代宗時又鑄大歷元寶謂三百年皆鑄開元誤矣又云五代有天福天祐等錢天祐乃唐末年號初非五代故曰王說之非不止如吳氏所云也開元所以獨多者蓋自乾封改鑄之後商賈不通米帛涌貴復行開元錢天下皆鑄之又武宗時許諸道皆得置錢坊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

開元夫以高宗時天下皆鑄武宗時諸道置坊開元獨多此也吳氏又謂世所傳青瑣集乃以開元錢明皇所鑄上有甲痕楊妃掐跡殊不知談賓錄武德中進開元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然則青瑣云爾其謬可知孔氏雜記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世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太慶謂吳氏所引二書正欲證其非明皇時以辨青瑣之謬然唐紀明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沈存中筆談云參乃累字之誤

爾十絫爲一銖大慶据此一錢重二銖四絫則積十錢爲二十四銖乃與一兩之言合絫力水切通鑑亦載于武德四年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吳氏豈偶忘此耶何必引談賓錄爲證也大慶又觀通鑑攷異薛當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又淩璠唐政要錄乃以爲竇皇后按是時竇后巳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攷異之言如此則談賓錄亦未足爲據也惟取信于史則知其爲武德所鑄足矣區區甲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觀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有輕重大小不等者

有篆文者有錢背之字不同者蓋此錢非盡出于武德所鑄歐陽所書亦有高宗武宗所鑄者若錢背有京洛潤益者由李紳請以州名鑄故也竊怪近世刋行涉世錄乃謂開元皇帝時有人詐作神降帝問有何所求其人乃云欲得錢百萬帝乃特鑄開元錢與之以爲之刖俟其出用則可捕矣其後將出罪人斯得所有爪甲乃錢樣將上貴妃以爪掐之帝命勿改故至今有甲痕也此其說尤爲誕妄或謂錢文多載年號明皇以開元紀年武德何爲先有此錢也曰自

我本朝專以年號紀於錢文爾攷其自始雖曰南朝之孝建景和北朝之太和永安然中間亦有不以年號者如齊文宣之常平五銖周宣帝之永通萬國是也唐高祖開元通寶亦此類耳然則明皇之年偶符武德之錢文而開元通寶非紀明皇之年號也五代相承石晉於天福年間則有二品（曰天福鎮寶 曰天福元寶）前蜀王氏有天漢光天乾德咸康後蜀孟氏亦有廣政皆以年號外此如大唐唐國等錢其李主所鑄者歟此又不以年也惟我朝專以年號獨開寶寶元不然有

如學林所云者蓋出于歐陽歸田錄其言是矣或謂藝祖以建隆改乾德今有乾德錢安知其爲蜀錢乎蓋宋通錢體製厚廣輪郭分明以後皆然彼乾德形式細薄與天漢等錢相似以此知爲蜀錢也此條全錄原文

齊人伐燕孟子明言宣王而史記則以爲湣王自蘇氏作古史陳氏著新話皆疑孟子爲誤至朱子亦無定論然戰國策有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于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

謂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由斯而校孟子初未嘗諛也然則以爲諛者皆因遷史世家年表而爲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正與燕噲同時

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靚王立又六年赧王立 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燕且舉孟子荅問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然則齊宣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于顯王二十七年通鑑則謂立于三十六年故自是次第有差爾此條亦本葉氏大慶說

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應劭云孤竹君姓墨胎氏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兄終弟及殷制也而流弊滋甚所以傳子爲義之正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嗣昇立封弟景遂爲燕王景達爲鄂王景遏爲保甯王秋又改封景遂爲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此蓋先宋太祖而效殷法者皆不可訓也

五代有兩沒字碑唐安重誨薦崔協可爲相任圜爭曰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後卒爲相人多嗤其所爲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

通文字時人亦謂之役字碑歷唐晉漢並附契丹至周兵入京師掠其家貲傷重而死

漢制公卿以下皆五日一休沐唐會要永徽三年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便百僚休沐則唐時十日一休沐休沐亦謂之休澣唐書劉晏傳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是也宋時百官旬假循唐故事故有上澣中澣下澣周益公撰光堯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踰中澣之句考其時乃十月二十一日又撰四月十八日丁亥本命道場

朱表亦云日近中休然則每月之十日爲上澣中澣則二十日下浣則晦日矣一旬中止一澣日今人以代上中下旬失其旨也又休澣惟有官人乃可用之不當通之士庶也

金大定戊申蓮峯眞逸二絕句石刻有上沐字猶上澣也

宋初有兩王著一爲單州單父人字成象官翰林學士一爲京兆渭南人字知微官翰林侍書史皆有傳字知微者爲太宗摹勒閣帖者也字成象者傳云朋

寶二年卒

吐蕃者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音轉爲吐蕃

唐書會要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

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

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

二年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

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宋制開封爲東京歸德爲南京河南爲西京大名爲

北京

唐碑署銜有四品孫五品孫之稱按唐書選舉志三品已上蔭曾孫五品已上蔭孫孫降子一等碑列朱賓鄭玭二人法當蔭敘而尚未得官故以四品孫五品孫署銜也他碑蓋所未有錢竹汀云

龔明之中吳紀聞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科舉以四人爲額慶歷中就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藩爲最寡熙甯元豐間應舉者漸多增爲六人三舍既罷去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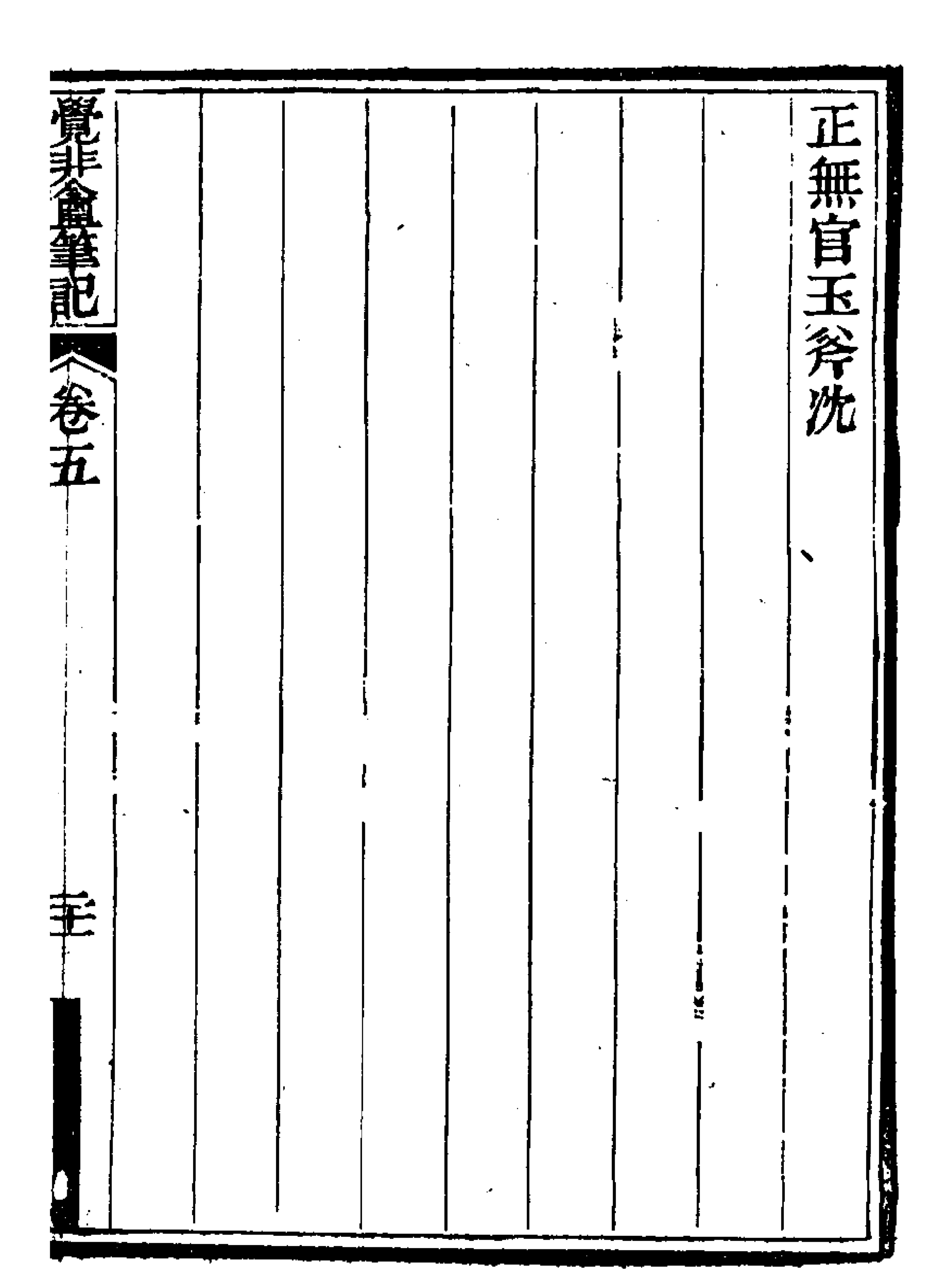
寓一名

宋嘉熙己亥徐清叟等在曾公巖題名有綉使黃自明綉乃繡之俗字繡使未知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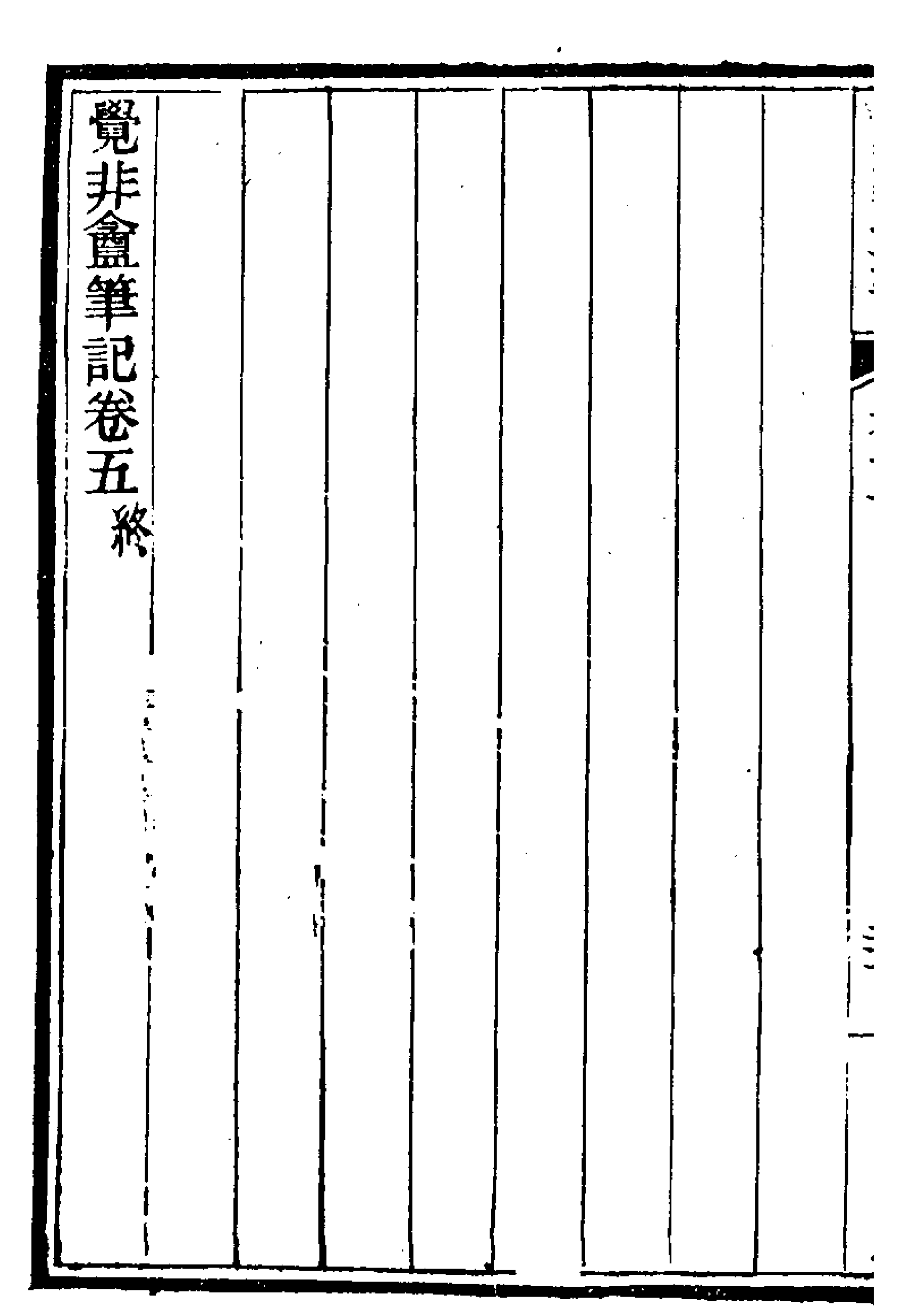
壙誌有子姓所述而題某人塡諱者棨顏氏家廟碑敘述先世皆直書其名而加諱字顧炎武博引張說陳子昂劉禹錫白居易李翺諸人文證之以爲古人臨文不諱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諱非古人法也予考周益公跋初寮王右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椽塡諱則宋人已有之矣錢氏大昕云

范成大同年唱酬詩序載宋時進士登第既朝謝擬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向未四十西序東向推年最長及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嚮少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消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敘同年

元世宗製笙名興隆又有斧名勞正以玉爲之自殷時流傳至元者朝會時一人執之立於陛下取正人不正之義宋訥有過故宮詩云興隆有管鸞笙歇勞



正無官玉斧沈、



覺非盦筆記卷五終

覺非盦筆記卷六

顧堃思亭集

馮氏偉云老子出生入死一段說者紛紛愚謂出生入死者言人自有生以後聲色嗜欲皆所以戕伐其性而入死之道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言可生可死之常道均在人自擇耳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言生死之道雖均而無如人之趨死者又居其三則之死者十之六矣生生之厚沈溺而不知有死也所謂死於安樂也

李純甫號屏山居士金尚書右司都事著鳴道集說其論學者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孼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孼學封之而塞辨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深中學者膏肓之病

秦端毅紘云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又云平日操持非實驗之當境決難自信可謂近裏切己之言又云凡應接之道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君子哉皆吾輩所當書紳者

夏寅松江華亭人嘗語人曰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可稱名言

惠氏棟云太上感應篇卽抱樸子所述漢世道戒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非後人所能假託然隋經籍唐藝文志皆無之宋藝文志始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此書之傳蓋自李始矣据仇山村跋則宋有李善齋注其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今惟鄭

清之書載於道藏餘無聞焉

家金皐志沖云今世所傳禽經相沿爲師曠作張華注蓋僞託也按埤雅爾雅翼所引禽經今本皆不載姑就所見者錄于後

靑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鷟○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京○鷹雛多秋生雉雛多冬死○旋目其名鷃方目其名鴋交目其名鳽○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烏鳴

啞啞鸞鳴嘵嘵鳳鳴喈喈凰鳴啾啾雉鳴鷕鷕雞鳴咿咿鶯鳴嚶嚶鵲鳴唶唶鴨鳴呷呷鵠鳴哠哠鵙鳴唄唄○其足鴛謂之蹼鳧謂之跗雞謂之距鷹謂之骹鶩謂之骶鵰謂之䯊○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莆者能擲○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腥○鷲好風鶡好雨鶵好霜鷺好露○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鵜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翅鳴○雛上無尋鵽上無常雉上有文鷃上有赤○[illegible]鳴卽小雨朝鳶鳴卽大風○鸛

鸇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鴞○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涿○雕以周之鷲以就之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雁曰翁雞曰鷩鵫曰鷹○鷹不擊伏鶻不擊妊○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鳧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盱鸎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絜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鳴也○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鶂七鳥曰鳦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鶉○拙者

莫如鳩巧者莫如鶻○鵲見蛇則噪而賁孔其蛇則宛而躍○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衡爲雀虗爲燕火爲鷸亢爲鶴○鸛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鶚○鷹好峙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乾車斷尾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霜傅偃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鵜飛則蜮沉鵙鳴則蛇結○鶡鳥不

登山鷊鳥不踏土

池北偶談載施愚山潤章書王考功西樵墓碑云君於諸書綜擇折衷獨有義例嘗病二十一史冗駁乖舛三國並列爲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陛季漢書倣晉書例列魏吳爲世家去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爲十二史旣正史體復省繁複擬上書不果又坊本子夏詩傳申公詩說并僞書李維正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爲辨甚詳有功經學甚大

彭氏輅云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顧東橋與之書云嚴惟中袁州府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長安舊志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乏此作志不難正惟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尋遺跡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六十年方遇明公一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

憶近年與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憫惻之意此不爲徒作也

唐宋八大家之目世以爲歸安茅氏坤刱始非也臨海朱右伯賢氏定之於前矣彼云六家者合三蘇爲一耳至今鈔本大約皆本王道思唐應德所甄錄蓋順甫家饒於貲其所開雕皆藉手他氏也

劉子素繪答楊用修書云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寄而意不縱則忘之不遠惟忘之不遠而後我無所貪無所貪而後能適此言具有深意又論文云仙釋二

氏非聖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卻借彼之言以資吾文所謂文者將何所爲乎爲文而雜以二氏此卽唐宋間雜學也昌黎不道二氏與二氏言必舉六經之言告之子厚爲某秀才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論亦凜凜至與二氏言便盛稱其教而雜諸戒律毘尼之說卻不自覺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至爲偈語準楞嚴法華大不宜也其持論甚正

曹植名都篇寒鼈炙熊蹯七啟寒芳苓之巢龜資暇集引李氏注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

法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韓與寒同今本文選注無腊肉之解又緗素雜記引李氏云湆月謂之寒今亦不載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棉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處處有之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澤草芒種未有確據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

蔬賦江而曰芒種嘉蔬又曰匪藝自然非葑田而何
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見楊氏愼丹鉛續錄
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
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
波濤灌盪其光不滅是爲陰火當堯世光爛起化爲
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徹游海者銘曰沉然以應火
德之運也又丹鉛總錄易澤中有火素問澤有陽燄
注陽燄如火烟騰起水面者蓋澤有陽燄乃山气通
澤山有陰靄乃澤气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

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抱朴子云南海中蕭邱有自生之火嘗以春起秋滅邱方千里當火起時此邱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但小焦黑人或以爲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

都穆詩話木元虛海賦雲錦散文于沙汭初不解後遊東海之上見波紋印沙堅如刻畫毫髮不失而螺背珍異之物紛錯其間粲然五色日光射之眞所謂雲錦散文也愛玩久之

西清詩話唐詩烈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遊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祇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砅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翦髻鬟鬻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

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戸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一婦人識眞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謬誤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觀少陵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

贈哥舒翰開府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其美之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何先後相戾若是哉槪以純全之道亦未爲無疵也愚謂哥舒前後功過各不相掩據事直書正其所以爲詩史也

郭功甫嘗與荆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太白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詩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蛾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邱風搖落日

吹行棹㶁攤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

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仄字詩聖俞旣引舟遂作五仄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促句法止於兩體三句一換韻或平聲或仄聲皆可

江南秋色摧煩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浦一生未歸鬢如織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題壁此全仄也蘆花如雪灑扁舟正是滄江蘭杜秋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生計如轉蓬一身長在百憂中鱸魚正美負秋風此全平也

温庭筠嘗得句云蜜官金翼使花賊玉腰奴初得出句徧干知識無人可屬久之乃自聯其下余以爲道盡蜂蝶見淸異錄

陸放翁嘗夢一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鑑湖新置

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暫爲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遂以詩紀之云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因囊粟歎侏儒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又夢到萬頃荷花中有詩云天風無際路茫茫老作花王風露郞只把千尊爲月俸爲嫌銅臭雜花香

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摩詰像鬚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見劉公嘉話元遺山詩虛名不值一錢輕喚得呶呶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

髮也隨春草鬬輸贏以鬚爲髮不知何據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多名士中有馬琬一章云湖頭女兒二十多青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郞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頗見婉麗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他作不多得耳

唐末侍御史黃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之東觀山築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

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以考亭屬文公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中侍御詩中句也查初白和朱竹垞建陽詩云考亭本是黃家墓侍御橋邊宅久空陳蹟已銷名姓外好詩猶展畫圖中後來結搆原因此佳處溪山遂屬公欲買麻沙村畔屋餘年拚作蠹書蟲

楊妹子宋詩紀事謂恭聖皇后之妹元吳氏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則云宮扇馬遠畫宋甯宗皇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書史會要謂楊妹子書法極似甯

宗馬遠畫多其所題語關情思人或譏之折衷諸說當以記事為正項鼎鉉呼桓日記云馬遠畫梅四幅俱楊妹子題後有楊娃之章一小方印其白玉蝶梅云重重疊疊染緗黃此際春光已半芳開處不禁風日暖亂飄晴雪點衣裳著雪紅梅云銖衣翠蓋映紅顏未委何年入帝關猷被畫工傳寫得至今猶似在衡山烟鎖紅梅云天桃豔杏豈相同紅潤姿容冷淡中披拂輕烟何所似動人春色碧紗籠紅蕚玉蝶梅云渾如冷蝶宿花房擁抱檀心憶舊香開到寒梢尤

可愛此般必是漢宮粧朱氏彝尊小宛堂詩云小宛堂前梅兩枝疎花點點映清池分明馬遠圖中見只少楊家妹子詩

列朝詩集載袁敬所題淵明五柳圖詩云藜杖芒鞵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相傳敬所爲靖難後流寓常山之松嶺酒酣書此擲筆悲吟有江右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也何爲在此敬所遽掩其口不顧而去今按元貢師泰詩與此同或敬所書貢詩而人遂誤爲其作

狀元黃由妻平江胡氏給事公女也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吳人傳其戲因几案上凝塵畫梅一枝于中乃題百字令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蕋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挨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子由帥蜀夫人偕行過黃州雪堂行書赤壁賦于壁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闋於後云

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潤泥香路輭金蓮自埒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鱝蓝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又有草書禊序雖未合法大書橫幅亦媿人所難也

華州王允甯維楨生平以少陵爲宗尤自詡七律然極懦鈍胡元瑞云嘉靖時爲杜者王允甯孫仲可爲

六朝者黃勉之張愈光允甯於文矯健勉之於學沈雄皆勝其詩錢受之云允甯論詩服膺少陵自謂獨得神解尤深于七言近體以爲有照應開合關鍵頓挫其意主與主比其法有正插倒插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者宋元以來推李崆峒一人及其自運則麤笨棘澁滓穢滿紙如潦倒措大經書講義塡塞滿腹拈題竪義十指便如懸椎累人捧腹良可一笑也愚按五言有句無篇如千里秋江水孤舟月夜吟花樹迷宮路濤聲入縣門山無雲斷處塔有雁來時暮雲

迷遠岫春棹響空江天險分泰塞神謀度漢兵尙凜然可誦也朱氏彝尊說

張文忠居正以奪情爲淸議所不容然能身任天下之重定陵沖年請大閱京營時掌中樞者山陰吳兌也嘗繪圖以傳及戚武毅鎭薊大臣行邊簡閱士馬隨上功狀疏恩晉秩鋒火不徹于甘泉者十五年江陵之秉國成可謂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于文定與邱尙書書云江陵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

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不敢也債帥鉅卿則有賂小吏不敢也當其柄政舉朝爭誦其功及其既敗舉朝爭索其罪皆非情實矣嘗有題詩于故宅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足稱詩史亦朱氏

靜志居詩話

漁洋詩話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宗右丞東川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放翁此其大畧也程警句如

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竹盡西窗雨雪洒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颿疑葉下吳頭迴峯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磵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磵雨滿樓寒醉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

香祖筆記梅村詩話云嘗與陳卧子共宿問其七言

律詩何句最爲得意臥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壽複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余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倚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七月星河入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諸聯沈雄偉麗近代作者未見其匹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

情斷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烟態拂人頭其扇在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字新而警

刁約使契丹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醆行三匹裂蜜賜十貔貍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房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稜木爲之如黃漆貔貍如鼠而大契丹以爲珍膳見霏屑錄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霄聲見以霄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

甯馨以甯爲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甯馨兒山濤吪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將刀來割我腹那得生甯馨兒據二說知晉宋間以甯馨兒爲不佳也雖平去二音皆可讀然張劉詩義則乖矣東坡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隴空使奸雄笑甯馨作仄聲讀已上皆吳虎臣漫錄葉氏大慶云按通鑑注云甯字晉書無音世以甯音之甯馨猶言阿堵指物之稱斯言是也阿堵物猶言這箇物甯馨兒猶云如此兒平去

聲皆通而美惡亦皆可用晉書云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也此乃先褒後貶之辭故以然字爲間隔邊錄謂濤此衍語非也至王太后云云乃忿罵之辭爾又（馬大年嬾眞子錄云）古所謂阿堵者今所謂兀底也所謂甯馨者猶言恁地也又按世說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又桓溫大陳兵衞謝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又殷浩嘗至劉惔所清談殷去

後乃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王丞相云見謝仁祖常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桓温詣劉眞長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馨地甯可鬭戰求勝王仲祖好儀形每攬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此所謂阿堵與爾馨如馨正合兀底恁地之解江西詩派李商老詩短李門前無甯馨書淫詩癖類天成蓋本于張謂山谷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陳簡齋曰疾詩天公嗔我眼常白故作雲花阿堵中如此用事深于

詩者必知之梁元帝金樓子舉宋王太后語直改作那得生如此兒義更明顯

雪浪齋日記云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苕溪漁隱曰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謂退之開闢非也愚按漁隱之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自漢柏梁臺始又何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不特陶謝杜諸公也

前輩詩文多用化鶴事其事御有二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漢文帝時得道有白鶴數十降于門乃跪白母曰某當仙被召有期卽拜辭昇雲漢而去後白

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此一事也蘇君名躭又續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欲射之于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此復是一事山谷戲書秦少游壁云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此用令威事次韻宋楙觀東坡出遊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此用蘇躭事化鶴看羊皆的切蘇氏

李莊簡公光風槩凜然而詩筆清婉有致最愛其越州雙雁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烟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

覺非盦筆記卷六終